

雲谷卧餘序



予齋居鍾山距袁山數百里
別閭三十六峰下曾張袁岳先生
生誼至喜以學行顯者代及
予友山左得仰其系澤之遺

洋洋溢滿海岱已而於予受王
望如以讀其書又如其友
愛咏新欣為之引首而稽
一溪黃岳先生之面然雖未
溪先生每竊念予之可以嚮

慕黃岳與黃岳之可以推引予
靜氣未去未為不交信柔地
有同心也越如年唐成黃岳過
金陵特而訪予、者一溪先生
因白盡讀平生所為詩古文

詞接其言論風旨一洗雄邁為
視古今元、率、不為為華業
之固非予所能望其項背而
宗趣所歸若予亦自有舍也
如知曩者從德行來通時信形

神之不隔者有以也最俊又
出一集示予自題曰雲谷臥餘
別黃岳哲息東山而折衷中允
之能論而手自筆記之也予
讀其書錯綜義類博約古今

志存之與秘設部之調露也
予昔年憔悴因樹屋嘗以暇日
輯錄書影一編指事不必盡與
黃岳同而論述之聚為大端
符合者乃影文章一手左閉門

合轍如予兩人即一記錄之編
猶如共謀而分出之形又一素
已離結予之離略似黃岳而黃
岳之書固自其有不同也予性免
粗疎又好輕信嘗多素閱彙紀

每多過而存之即偶而論評亦
後解者故其多汗漫無紀駁
禱不備不足為大雅之一嘆而黃
岳先生秉潤鏡之像務以雅雅
為權衡獨於所見刻決於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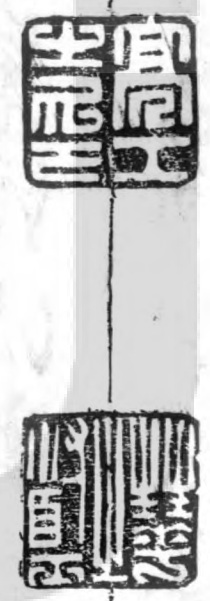
後哉先情物狂遜瀆通中一節
獨步靡方衡量視彼抄撮陳編
以自傷為秘錄長河盡雲之雷自之
與土壤也予嘗以輯近賢禱者
共為百種勒成一函於說郭外

獨見彫素務高前哲而披攬
為難至之若不及十每幸友四
方賓客見過者輒詢後一素人
及一素人吾嘗予夙心而新言
寤不能忘也之曰黃岳是集可

以獲我願多憂以深古如黃岳可
即使閩越了相思終身不及托袂狂
可勉寥瀾之哉而况讀其久而
思、其人而後見、其人而後書也
至生年詩古之詞多其不第記之

傳之而身不占予同也其不為
大愉快也

標六國字書弟周亮工校之題



序

史冊所載卧之最著者漢孔明
之在南陽及晉東山之謝安石
諸葛君名士專潔靜好穆穆有
天人之量三國塵氛全湧中乃

有此人乃卒爲昭烈起神龍見
尾非其質矣安石畫諾石城無
大骨鯁徒以雅望勝屐齒一折
中邊盡露雖三五安石如蒼生
何何以云高也蓋卧事之難不

獨今也昔賢猶病諸雖然出師
二表照耀璠璣龍鱗五采龍沐
十薰斷自卧中出而典午中興
所貽江左諸篇縱不得與鞠躬
盡瘁者爭日星針劔之大小要

亦風流檢括識眼整邁安知非
從枰歛杯罷之餘假寐得來者
也是則卧事爲難嗣卧者尤難
耳張黃嶽先生以遂初之暇高
據典畧搜攬群液編爲卧餘一

集則猶是前二者之故態乎黃
嶽二十年前踪跡大似南陽南
陽躬耕得力祇一儉字具此筋
節然後可出可處其十年來出
仕卷懷又與謝公若合符節今

者東山之屐雖着指顧凝定賭
墅閒閒兒輩遂已破賊亦卽聲
伎滿前時見之由斯以譚非黃
嶽孰敢輕言卧哉黃嶽所著易
志二十餘萬言諸序論傳記歌

行近體亦復稱是尚爲名山之
藏而先傳是書世之翫茲篇者
可以合出師中興之文鼎足而
三益念前人之卧於今爲烈當
兄事南陽弟蓄東山韻事佳名

不嫌附會俯視人世風雲月露
直夢嚙耳烏足與黃嶽卧而讀
古今書論天下事哉同里年家

弟黃澍拜言



雲谷卧餘

卷一目錄

地支十二禽

文王八卦

周髀之失

律呂候氣

生氣

中國列宿

雲谷目録
秦始之功

又論文王八卦

帝召李賀

地理宜逆

魯無風

疑詩非古本

雲谷卧餘卷一

古歛張習孔著

地支十二禽

地支十二屬禽于義有取乎張子曰無取也何以明之今夫寅卯辰三支于時爲春于位爲東而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七宿也巳午未三支于時爲夏于位爲南而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也每方三支配七宿以東方言之則寅當尾卯當房辰

當亢也以南方言之則巳當翼午當星未當鬼也然則寅之屬虎非有取義于虎也以其位屬夫尾火虎也卯之屬兔辰之屬龍非有取義于兔與龍也以其位屬夫房日兔亢金龍也推此三方皆可知矣後世以十二禽曲爲之解者皆鑿也曰地支肖屬固無取義矣若二十八宿之禽安知其無所取義也曰此亦漫爾無甚深意也吾常推之每方七宿序列首尾皆兩宿相肖中三宿雖不甚肖亦

必以類從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則角木蛟與亢金龍相肖也尾火虎與箕水豹相肖也而中之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亦以類從也由是而北方七宿則斗牛之獬與牛肖也室璧之猪與兪肖也女虛危之蝠鼠燕亦以類從也至西方奎狼婁狗觜猴參猿之相肖胃雉昴雞畢鳥之相類南方井犴鬼羊翼蛇軫蚓之相肖柳獍星馬張鹿之相類亦猶是也夫七宿之不同亦甚矣角木也亢金也

房心日月也豈更無深旨大義切實不移而必首
角亢末尾箕之相肖中氐房心之相類乎二十八
宿之不同更甚矣何以每方之首末皆肖中皆相
類別無參差同異乎如以爲義不在是也何以四
維之一例也如以爲義僅在是也則命意亦大淺
陋矣而尤有陋者夫貉兔狐獐馬鹿之以毛蟲類
雉鷄鳥之以羽蟲類猶可言也至蝠鼠燕之爲類
何居其意蓋以蝠者鼠所化而燕之飛又似蝠故

相從也斯不亦漫然之甚者乎由是言之則二十
八宿之從禽已無深意又况十二支之屬原出于
宿位與本支無涉者哉然星禽之說沿于俗傳觀
歷代正史天官書未有以禽言者

文王八卦

伏羲八卦方位天理自然至矣善矣至文王移易
伏羲之卦自邵子以來未有明其故者故本義云
此章所推卦位多未詳以邵朱之玄悟淵博尚有

未了而後學之士何能附會以爲之說乎然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而弗通窮經之謂何無已竊有取焉則歐陽脩所謂繫辭非聖人作未爲無見也夫伏羲八卦當日亦未必圖之爲圖但純陽自然健而在上純陰自然順而在下在上者自然陽而南在下者自然陰而北此八卦以乾坤爲定衡而六卦可類推矣由是依生出之序布之太陽得陽爲乾一太陽爲陰爲兌二

一畫既始于是有陽生陽陽生陰陰生陽陰生

陰如下畫爲奇再生一奇是陽生陽也爲太陽太陽之上再得奇爲乾故次一再得偶爲兌故次二下畫爲奇再生一偶爲少陽少陽之上再得奇爲離故次三再得偶爲震故次四少陰太陰倣此

少陽得陽爲離三少陽得陰爲震四其序左旋天道也少陰得陽爲巽五少陰得陰爲坎六太陰得陽爲艮七太陰得陰爲坤八其序右旋地道也合而計之則成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峙西北澤注東南雷盛于春夏之交風烈于秋冬之際凡此者又與左旋右旋之序自爲符合此必然之理雖不

布圖自有渾圓之體在也若後天卦位取何義乎
予細推之不過從一索再索章來其圖于父母位
下平列六子右三男左三女取中男 坎中女離對
于南北取外男 震外女兌 對于東西取內男 艮左
上而對乎母 坤內女巽 右上而對乎父 乾 此八卦
對待之故其意固已淺近矣至其流行則是隨時
序而直演不作圖體且與對待之序不相符合所
言萬物之生長收藏與卦義卦序一無所準故朱

子曰文王八卦有似京房卦氣不必取畫只取卦
名亦誠見及此也由是言之則謂之日帝出乎東
齊乎東南相見乎南致役乎西南說言乎西戰乎
西北勞乎北成言乎東北何不可者則又謂之日
帝出乎離齊乎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說言乎坎
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又何不可者豈若義圖
之確不可易也哉人曰謂此章非聖人作則何以
堪輿家依文王卦位以相山川吉凶之應如響非

聖人而能若是乎曰不然吉凶之應應于坐向非應于坎離乾巽之字也如此地向東南爲吉則稱爲乾山巽向亦吉也稱爲艮山兌向亦吉也其吉者從乎義也非從乎名也名浮也義實也後天改易卦位之名而不能變其吉凶之實亦何用此紛紛哉顏氏之子名回回曲之義惡也柳氏之子名跖跖實之義善也使顏不名回而名跖其善自若也使柳不名跖而名回其惡自若也後天移卦名

以配方位何以異是啟蒙曰乾坤之交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夫謂乾坤一變而坤南乾北而爲泰是矣然乾何以應退于西北坤何以應退于西南啟蒙亦不知也又曰乾坤旣退則離得乾位坎得坤位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東南也然何以離應得乾位坎應得坤位啟蒙亦不知也震何以應發生巽何以應長養兌艮何以置之不論

啟蒙又不知也朱子既知其似京房卦氣而不敢
正其爲非聖之書後世承朱子之言更不敢爲異
同之論求之而不得其義解之而難合其準則諉
之曰聖人自有說焉豈非徇古之過也哉予不敢
違心以媚古人故妄爲發其端以俟後人之取舍
知我罪我又何能計

周髀之失

蟻磨之說出于晉書天文志其言曰天旁轉如推

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
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
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迴也愚按天與
日月皆是左旋天行最疾一日繞地一周而仍過
一度有奇日行不疾不徐一日繞地一周而常至
其原處月行最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今
晉書謂日月實是東行因天牽之而見其西沒此
說大謬夫日較天稍遲耳一日亦一周也信如其

說則日東行而天西轉不一日成兩周乎且天較日行不過止進一度有奇豈能牽日而爲崦嵫之沒也今曆家亦從右旋起筭者蓋每日天行疾進一度則日之不及處却成退減一度兩日天進二度日亦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仍合于原處却與日會如六十年甲子一周而天干輪六次地支止輪五次又仍會爲甲子也曆家以進數多而難筭返而筭其退數故日右旋所謂旋者

指不及而言也豈如晉書之說哉

律呂候氣

律呂候氣之說自漢書律曆志以及歷代史書多有之但其文博與艱于省覽茲就其明者推演其略漢史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幘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楊

子曰調律者度竹爲管蘆葦爲灰別之九閉之中
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動纖塵不形冬至夜
半黃鍾以應蓋候氣者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
暑也 緹室者布緹縵室中上圓下方緹室中去
其穢土以淨土築平如砥用圓木十二塊俱長九
寸上頭濶六寸下頭濶四寸各置十二辰位以淨
黃土築之與木塊上頭平看如平地一般掃光淨
然後各拔去木塊各孔深廣皆同以宜陽縣名屬河南府

金門山竹爲管十二管皆依辰位埋之安黃鍾之
管於子位每孔取律管底着地管傍取淨黃土粉
填實以手按緊與律口齊律口上任其餘空管口
先以物蔽勿令土粉入內然後揭開以薄紗覆之
中秋白露降採河內縣名屬懷慶府葭蘆也葦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以其爲
灰最輕而薄也葦爲灰加之管端如黃鍾長三寸九分律
底入地九寸冬至氣升總滿三寸九分之管律口
去地面尚五寸一分大呂四寸八分律底入地九

寸大寒氣升滿四寸八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四寸二分以至蕤賓九寸夏至氣升滿九寸之管律口與地面平其太簇五寸七分律口去地面三寸三分夾鍾六寸六分律口去地面二寸四分姑洗七寸五分律口去地面一寸五分仲呂八寸四分律口去地面六分林鍾八寸一分律口去地面九分夷則七寸二分律口去地面一寸八分南呂六寸三分律口去地面二寸七分無射五寸四分律

口去地面三寸六分應鍾四寸五分律口去地面四寸五分皆以此推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爲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也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生氣

天下之物死于乾而生于濕乾死者得濕則生濕生者得乾則死爲螢爲菌爲蛆爲蠹皆生也皆得

于濕者也爲宮室器用衣服書翰皆死也皆恃乎
乾者也謹蓋藏勸曝爇欲其久死而不化爲生者
也然乾者人也濕者天也蓋藏曝爇一失其候則
死者立見其生矣人力有作輟而天道無滅息是
以霾沴霧露乘人之懈而化生旣死之物焉吾于
是而識百物之皆有生意也而欲以人力錮造化
豈有能勝者哉

中國列宿

天上二十八宿環列東西南北此千古不易者也
然明成祖北征至長白山見北斗正直頭上至長
清塞則南望北斗由是言之是二十八宿第列于
中國之四維而在此爲北斗者在彼又爲南斗矣
將迤北之外又別有一盤星宿耶嗚呼天道難明
存而不論可也

秦始之功

王元美曰秦始之惡極矣然而功足言也堯舜之

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予謂元美以變俛爲華爲始皇功此特中國人言耳吾不知上帝亦以爲功否耶夫民之在俛猶在華也此以襲衣冠爲功安知彼不以廢衣冠爲功乎四大部洲國踰萬矣蕩蕩上帝意果誰屬也三代幅員

卽不及秦然大公則過之矣揆之華俛一視之天心其庶幾有當乎元美又曰秦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俛之楚卽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此則絕頂妙論

又論文王八卦

後天移易先天之卦位予稍論之于前矣然義經

吾家世所受也應制科課子弟勢不得置之不論
將必求一說以處此客有執此以叩予者予不敢
對客問之固予謂制舉業第飾說以應一日非謂
此說之卓可傳也雖然必欲言之予不敢遽姑先
舉先儒之說以爲衡使以吾說較之而少愈焉則
吾之陋乃可援前人而獲道于譏不然立說焉而
理非其至吾不爲妄人也乎今夫啟蒙之言曰乾
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

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
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
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向用而艮全
不用也愚謂父母既老而不用何方不可居而必
居於西北西南乎男就傅女有行若文王主此以
定卦位則亦不足爲文王矣且何以置艮兌于不
言啟蒙殆亦窮于辭乎然後愚僭臆之曰後天卦
位從先天之變而生也乾坤以中氣交而變故乾

變中爻爲離坤變中爻爲坎也坎離以水火交而
變火炎上故離變上爻而爲震水潤下故坎變下
爻而爲兌也兌震者左旋陽卦巽艮者右旋陰卦
也陽者圓中爻皆不變而變其上爻下爻象中樞
之運也故兌變上下二爻而爲巽震變上下二爻
而爲艮也陰者方故上下各一爻不變而一變其
上二爻一變其下二爻象有常之幅也故巽變其
上二爻而爲坤艮變其下二爻而爲乾也合而計
之四正者其位正故交爲變四隅者其位偏故各
爲變愚未敢以此爲然或猶愈于父尊母親就傳
有行之說耳終不若存而不論之爲得也

帝召李賀

李賀帝召記白玉樓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見于李
商隱小傳云聞之長吉姊嫁王氏者千古傳之遂
爲佳話乃商隱末云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
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

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
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此意絕妙予因推之天
之所覆四大部洲國土幾千萬矣言語文字各不
同使天之上果有帝吾不知作華言乎抑俛言乎
觀召李賀作記事則帝洵華言矣帝何偏于斯土
而獨效其言耶思之可發一笑

地理宜逆

堪輿家曰天下凡事宜順惟修煉與地理宜逆蓋

修煉者固澁元氣使之不泄卽地理之關鎖元辰
不欲其直去也修煉之採陰滋養卽地理之團聚
外水外沙資其蔭養也一固澁一關鎖自內制之
使之不去逆之道也一採精一資蔭自外制之使
之相入逆之道也修煉者持此道可以華身可以
壯氣可以長生而地理可推矣

魯無風

魯無國風或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朱子曰左氏

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季札觀樂皆無曰魯風者斯言切而當矣然魯稱秉禮之國其才致文物豈不逮乎他邦而數百年間絕無諷吟之事耶左氏之非丘明前人已辨之者矣而程大昌舉虞不臘矣之證秦始制臘疑是秦漢間人果爾則所傳諸卿贈答之詩皆出于孔子之刪本左氏采之以爲藻雅非必春秋時實事矣刪餘之詩亡逸旣久左氏蓋未之見也則謂爲孔子爲魯諱而削之將

無然乎

疑詩非古本

古詩三千孔子取者三百才十一耳斯可謂謹嚴之至矣宜其皆粹精爾雅無弗衷于聖賢之旨者乃墻茨諸詩所謂言之汙口舌書之汙簡牘父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而禮記左氏諸書所引逸詩辭多雅正夫子且刪之而顧存是何耶蘓洵氏文之曰是好色而不淫者嗚呼此而不淫

必如何而後謂之潘乎吾鄉先輩方岳疑之日秦
火之燼漢儒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
刪詩流傳習熟於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
其在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斯言也予不敢質
直而弗有可也

雲谷卧餘卷一終

雲谷卧餘

卷二目錄

非國語

郟犇語迂

曹劇論戰

齊桓重禮

善深謀

箕鄭策救饑

韓獻子戮干行

晉不脩天罰

對具敖

徽硯

風水

以善養人

臧武仲

譌字不覺

昌邑王事

史書失實

文能益人

鄭莊斥母

石碯無能

莊公失刑

韓信

季布

雲谷卧餘卷二

古歛張習孔著

非國語

柳宗元作非國語思深而筆雋固可傳之業也其
中間有二三未當者予稍摘出如後如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宗元非之曰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
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且曰源塞國必亡人
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
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旣陳於前矣人也
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
尤張子曰語固謂水土潤演民用生財川竭則水
土無潤不可用而財乏矣匪川之故而誰哉柳說
非是

邾犇語迂

柯陵之會邾犇見單襄公其語迂單子曰晉將有
亂三邾當之宗元非之曰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
死者衆矣且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張子
曰迂非迂濶注迂回加誣于人是也孟子曰言無
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死不亦宜乎

曹劌論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莊公曰不愛衣食于民
不愛牲玉于神劌曰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將何以

戰公曰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將必至焉宗元非之曰劇之問洎莊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聞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劇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張子曰劇問所以戰非問戰也蓋欲審公平日之爲治卽可以卜今日之應敵不至如衛人熒澤之潰羊斟大棘之悖也豈誠以養民祀神及聽獄者喋喋焉告語于行陳之間也乎且人民

社稷先王並重神亦非可慢也莊公固以養民祀神並言非舍民而專求冥助也治本既優則所以臨敵制勝者亦自必有道矣宗元所言將卒之智勇器械之精良形勢之利便魯之君臣安知其不講乎是也左氏以爲此謀國之常不足紀而獨著夫所以戰者以示有國者不可不知本耳夫著書立言與畫策紀事豈可以同軌而語哉

齊桓重禮

齊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糶載而歸宗元非之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君得以存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張子曰列國奉伯主蓋有常賦矣輕幣重禮特

贊酌交際之小者耳以小惠而致天下之常賦齊何弊之有且傳云厚往薄來亦豈竭其財以奉天下者乎

善深謀

敗狄于稷桑反諺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宗元非之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

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爲我心理克曰中立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張子曰深謀避諛突之奸也左氏據事直書宗元刺突宜爾安得舉左氏而非之凡左國引君子之言非自居也或當時有此論斷耳晉無良臣申生不免于左氏乎何尤凡號夢郭偃卜伐驪葵丘會之類論其事之是非可也不當以之非左氏

箕鄭策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宗元非之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張子曰此與曹劌論戰同一知本之言也而子厚非之無惑魯哀之迂徹矣

韓獻子戮干行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宗元非之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喪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

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張子曰干行當
論事之大小使出宣子恐非大故或如後世之所
爲犯規云耳是則干行蓋軍中時有而致法亦司
馬之常也宣子冒焉怙于恩舊且以爲細故歟或
以辱訓戮當矣豈誠陷人于死也哉

晉不脩天罰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
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

將懼及焉宗元非之日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
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
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
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張子曰
天爽善惡之報久矣然君子不敢以是蔑天道子
厚蓋有激而言豈正論乎

對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

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
吾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宗元非之曰諸侯
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
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
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張子曰謂魯不諱
公孫敖是也謂犯諱爲無慙非也敖有平仄二音
安知魯君臣名不別音乎

徽硯

吾郡處萬山中絕無農桑之利物產亦寡薜茗之
外惟墨而舊志稱徽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絕少矣
宋郡守謝公堅于理宗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
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舊坑石之硯今無
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予本舊聞誌其
緣始以無失梓里之美按舊坑在婺源縣羊鬪嶺
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其
地因以爲硯自是歙硯聞天下舊坑古名羅紋坑

其一曰緊足坑又次日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
昂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日泥漿日
棗心日絲石去舊坑總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
行二里沂溪微上日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
在水底不可斲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
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
直悉如之斲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
羸工人名曰羸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

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
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
板譬之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
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
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
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
之踈踈見黑點如灑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
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

雲谷雜錄
彩以爲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
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數人
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
復得宜也

風水

風水之說逆天衡命君子所不宜言但北方水深
土厚凡高平之原皆可族塋江南下濕稍失氣脉
水蟻之患不可勝言故卜地者非第日奪神功改

天命蓋不忍水蟻之害親體魄爾然吉壤旣得子
孫必至繁熾卒未有無風水而昌厥後者是以無
貴無賤莫不以此事爲汲汲雖名公大儒有所不
免朱晦翁精於風水而未嘗以此教人亦以其說
之不可爲訓也其母祝太夫人卒卜得兩吉地朱
子欲兩承其吉乃遷父塋於白水里鷺子峰下而
塋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自爲文以記之嘗自言
山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明景泰間沙忽爲水所開

時朝廷果召其九世孫挺爲五經博士此與景純
母墓水當變陸同一前知而朱氏衍慶百世景純
不能救其身禍抑又何哉

以善養人

秦以玉環遺齊曰齊多智能解此環不君王后引
鐵椎碎之曰謹以解矣唐太宗有馬極猛悍太宗
親控御之不能制時則天在側曰妾能制之問其
術對曰第湏三物始則插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

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耳明高皇帝欲觀諸
子之才時皇太子與燕王侍帝各授以亂草使齊
之太子一一䟽理久而未已燕王受草抽劍斬之
帝恠問對曰亂草不斬不齊凡此皆英雄智略能
讐服一世者也然不若高歡爲爾朱榮剪惡馬不
加羈絆翦竟而馬不蹄嚙歡曰御惡人亦如此馬
矣前三者以力制天下之道也由歡之言庶幾乎
以善養人者矣

臧武仲

臧武仲紇多智時號爲聖人衛侯亡在邾紇唁之與之言虛紇退告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君之與替必卜于其臣國之有臣能盡識乎使二子不見則武仲之言不驗矣獨何爲而輕量事也

譌字不覺

書籍譌字其文理踳礙者猶可校正惟順語成文者最易漏檢蘓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霍林玉露及讀書鏡皆載此俱譌盡爲盡兩又字俱譌作又字讀之則成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如

此譌字渾然不覺但于四千五百之數不諧耳又
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爲進御之書吳人陳明卿繕
刻最爲善本其引何進請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柰何禁之與
士人共對乎其實漢書禁之二字乃是楚楚資治
通鑑亦然如此譌字俱使人不覺也

昌邑王事

史書之外謬不足信者固多漢書載昌邑王賀一

事尤不稽可咲賀在國數見怪嘗見白犬高三尺
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夫犬旣無頭頸
以下又似人則何以稱之爲犬也且無頭何處著
冠乎

史書失實

史書失實者多矣讀者但當以理斷之如董卓築
郿塢事固有之至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老此小兒之見耳事旣不成誅夷在眉睫間

欲老此塢得乎安有卓之狡賊而不知此此益必無之言直不信可也

文能益人

甚矣文之能益人也曹操揚雄王安石皆名教之所不與者也而世人多稱之且有稍爲辨雪之者豈非以其能文而曲貫之歟人于辭賦文章之事有及此三人者必稱以魏武子雲荆公以爲直斥其名則爲非雅而不得與于此道也故矐近之而

所稱如此噫以若三人尚以能文貫况不爲三人者乎故人不可以無文也雖然三人卽貫于文章之士而青史自不可掩虛稱亦奚益哉然則人又當務所以重斯文者

鄭莊斥母

鄭武姜爲季子段請京莊公與之祭仲諫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氏公母也斥言之無人于禮矣而祭仲亦敢于公前斥其

毋略無禁忌想其君臣爲此稱者稔矣莊公之不
道豈獨在縱段而翦之哉

石碯無能

衛州吁弑君自立欲觀周以定其國因朝陳使請
石厚從厚父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
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
州吁及厚衛使人泣殺之予謂使告陳而不從或
反庇而資之碯且柰何乃知春秋之初王風未泯

大義猶可伸不如末年之狡賊也然碯之爲計亦
大徼幸矣州吁之死始于國人之不服而成于陳
人之不黨使吁能和其民碯將任其儼然君乎故
君子雖稱碯爲純臣而春秋必歸功于衛人也耄
而無能碯固自知之明矣

莊公失刑

鄭莊公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公孫闕
以爭車之隙自下射之顛死入許之後莊公使卒

出豸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夫考叔用命先
登子都以私憤殺之萬一致敗是置君衆于死亡
也惡極罪大是可一日追于討歟吾意考叔之死
或稠人中飛矢及之而莫識關弓者爲子都也不
然以莊之明豈國法之弗伸而顧求之鬼神乎

韓信

項羽使武涉說韓信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
王齊信不聽蒯通亦以此說之信又不聽後高帝

卒殺信世皆以信不聽二人言爲失策張子曰信
卽倍漢自王終亦無成也觀信自言帝善將將則
信與帝之優劣見矣雲夢詐而信禽破豨詐而信
斬信固非深心遠慮人也卽三分天下何以善其
後乎

季布

季布爲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通竇長君布寄書
長君詆之曹丘求長君書見布布先發書大怒以

待曹丘至揖布曰諺云得黃金百不如季布諾足
下何以得此聲梁楚間哉且使僕揚足下名于天
下顧不美乎布乃大悅引入爲上客張子曰甚矣
不好諛者之難也布前疾曹丘者至矣曹丘之說
非有竒策高論直諛耳布何取于此乃釋憾而悅
之深也賢豪者乃若此矧庸流乎

雲谷卧餘卷二終

雲谷卧餘

卷三目錄

北征南山詩優劣

杜甫江亭詩

溪流燕尾恨

惠非已出

真宗勸學詩

邵康節詩

象棋

象棋車馬

子厚蘭亭詩

退之用韻

鳳凰臺詩

退之送文暢詩

陸容和韓詩

改古人字句

聯句

步檐

雲谷卧餘卷三

北征南山詩優劣

古歛張習孔著

杜子美北征韓退之南山當時以二詩競美莫定優劣黃山谷謂論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裡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詩之論遂定余謂此說非矣南山與北征各爲一種何可相較蘭亭真蹟與

八駿孰美周鼎商彝與西湖孰貴雖有智者不能
辨也東坡謂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此就北征論北征耳豈凡作詩者皆必填
入君臣忠義語乎如以南山無忠義語非一代事
遂遜北征則十九首文選可棄者多矣余謂北征
徒以哀苦之語爲世所憐若以詩論則子美不能
及退之而退之不屑爲子美也南山奇麗秀特百
出不窮後人不能更增一語且首尾一韻用字穩

潔不俚拙不雜亂豈北征之可擬哉北征隨意泛
演茫無收拾用韻雜亂後人可以再增數百言亦
無窮盡一代之事自有史書北征不作豈遂無傳
哉如子美自京赴奉先詠懷詩中間引入驪山景
物雜用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雖長至五百字亦何
難乎倘驪山之後又引他山別水卽千字數千字
亦不止耳至于南山詩首尾結構完密卽欲增數
語而韻字盡矣君臣忠義以之論人品可也若詩

則當較工拙比純雜叩音節之清濁考字句之俚
典豈徒以忠義紀事駕勝乎此北征南山優劣之
辨也

杜甫江亭詩

子美江亭詩云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
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
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余謂子美心意不以物牽且
見萬物皆欣欣自得此有道之言也乃未云排悶

強裁詩然則其心意尚有未釋然者而前詩亦有
所矯強乎作者此等處最宜檢點略自矛盾便減
身分

溪流燕尾悞

宋人詩云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以爲佳句而
不知其無此理也溪水有異源合流者矣寧有一
源而岐爲二流者乎大江中大小姑山並金焦其
流雖分而下卽合不可謂之分也若雲吳淞河剛

縱橫如織不可謂之溪也唯運河受諸泉至分水龍王廟則以人力決之使三分歸南七分歸北然亦上流直來而下以橫河受之無燕尾者拈出以訂其悞

惠非已出

宋光宗登極詔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杜子美茅屋爲風所破詩難得末句云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不然是以非所有之物行惠與光宗之赦同矣一人病劇醫謂其子曰吾術已殫或君能刲股庶可瘳耳曰是何難時暑月有袒卧于門者操刀割之卧者驚走子曰勿異也割股救親天下美事

真宗勸學詩

宋真宗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不恨

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
有女顏如玉男兒要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窓前讀
余謂此言不可爲訓夫千鍾粟黃金屋與夫車馬
羨女從何得來是必掎尅小民嚮權怙勢而致此
也且男兒生平之志豈在居食逸慾乎人君以此
勸學不但壞却士心亦枉煞六經矣

邵康節詩

邵康節詩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後世傳誦予

謂處字未穩天心卽處也當云月到天心際

象棋

象棋古無稱者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謂周武帝造
象戲載王褒象經序及庾信象戲賦詳考其文似
另有一種戲具非今之象棋也而詩學大成竟以
象戲爲象棋悞矣惟劉後村詩則今之象棋也詩
曰屹然兩國立限以木河界連營稟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俱變態先登若挑敵分布

雲谷詩會
若備塞或遲如圍莒或速若入蔡遠砲勿虛發冗
卒貴精汰負非由寡少勝豈係強大昆陽以象奔
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
勲得雋衆稱快詩亦古秀可喜

象棋車馬

象棋中車當稱馬馬當稱車蓋馬之爲物騰蹕無
前縱橫如意車以輪轉邪施而行從日字格正轉
輪象也有物礙之則不行尤肖車義應是後世彼

此相訛

子厚蘭亭詩

詩韻四豪部止百字柳子厚遊南亭詩已用七十
韻固爲能矣其押鱒字有日退想於陵子三咽資
李鱒此句實蹇拙予僭易作咽李分鱒鱒似爲少
勝又詩中重用曹字寧期簿書曹
富貴非吾曹以子厚之能猶
有此失固知作詩不可不淘鍊也

退之用韻

古今詩人用韻之妙莫過于韓退之十六諫部止
三十四韻退之酬崔十六攝伊陽已用三十韻所
遺覲禰潛輶四韻耳三江部止二十七韻退之病
中贈張十八已用二十二韻所遺死龙艘鬃洛五
韻耳若其所用險韻天巧自然讀之不覺更有作
者莫與並矣如贈本無用感韻苦寒用鹽韻縣齋
有懷用禡韻別竇司直用琰韻薦士用號韻喜侯
喜至用豔韻語語妙絕頌詩者不觀其用韻豈知

其難哉若城南與孟郊聯句用八庚韻韻書止一
百五十字此詩更多三韻實爲博碩但篇未用韻
多勉強不如少用數字之爲愈矣余有登觀象臺
詩盡八黠一部不敢謂佳亦欲後人觀用韻至盡
庶以見吾之用心耳余又有七言古風數篇用韻
亦少有薄致暑夜舟行用江字十七韻春日偕鄭
受之用覃字二十九韻遊邗關次日用江字十九
韻寓廣陵飲西曲用刪字十九韻具時一唵豐艸

等集願以質諸有道

鳳凰臺詩

李太白鳳凰臺詩古今人稱爲絕唱無敢異同者予獨不解卽其全篇論之起語固無奇矣項聯亦殊平平皆人所能爲者其最佳者則在三山半落青天外一語而對句又不稱世人耳食未之思耳試細思之白鷺洲何可對青天外且二水中分白鷺洲意亦未清蓋白鷺洲在江中江至此分爲兩

故云卽是思之對意全不合矣末二句頗得諷咏之體然亦人所能爲也

退之送文暢詩

韓退之爲四門博士時有送浮屠文暢序謂吾徒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蓋欲援墨以歸儒也後數年有送文暢詩追述前序且謂今當聖政之初恩及禽獸胡不自反而飄戾以逐異類意與序同至末篇云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
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
恩後謝病老耕墜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狁僧還
相訪來山藥煮可掘若然則前欲引浮屠而歸吾
黨者徒以聲色宴樂裘馬快意而已乎其賢于浮
屠者幾何也至其自序亦非醇篤與序文本旨似
少違異

陸容和韓詩

陸參政容明成化間人有和韓昌黎符讀書城南
韻課子詩云爲學固多術窮理其權輿孰爲窮理
功究心古人書書 爲理備體驗非空虛欲收異
時効要之謹其初題 富貴駟馬誇鄉閭習尚
已成俗舉世稱相如誰思過庭訓詩禮詢伯魚高
才少忠厚盛德多迂踈童蒙一失養老大成奸渠
所以孟氏毋立教東家猶明明君子心太清耀蟾
餘擾擾小人欲糞壤趨蛆蛆讀書此當辨豈惟懲

逸居聖賢亦人耳汝獨非人歟好書不易致我今
頗收儲力能恣探討覽之日有餘舍此更他好信
爾狂童且良田既已闢及時務芸鋤佇看西成日
千箱輓牛驢無令自鹵莽蒿萊滿秋畝吾年踰四
十茅塞實未除厠身鵷鷺班每愁玷冠裾疲痛不
自振望汝揚名譽開卷坐堂與游心出郊墟懶惰
苟如此可責過陶舒日月漸逝矣燈牕宜勉諸嚴
師幸不遠勇往毋躊躇此詩實勝昌黎世鮮知者

特表而出之

改古人字句

楊用脩謂顏延年頽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
鳥之時衡出字不如突字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
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
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
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予謂升菴此
言方是知詩者予于古詩未妥者常喜點竄數字

姑舉杜詩言之如重過何氏犬迎曾宿客鷓護落
巢兒上句摹寫絕妙下句非但不稱亦泛而無謂

予改為童見音現昔提兒贈汝陽王硯寒金井水簷

動玉壺冰他處用動字多佳如風連西極動之類惟此未穩

予改動作湛高都獲驄馬行雄姿未受伏櫪恩猛

氣猶思戰場利夫伏櫪有何恩當云贛豆恩夏日

李公見訪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

孰謂吾廬幽物字不如曹字蘇端薛復筵醉歌千

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開字不如今字

初月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蔡夢弼日上句喻

肅宗卽位靈武下句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

蔽予謂無論其有喻與不總是一已字不穩遂失

忠厚當改作薄字秦州雜詩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低地不如平野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得

字不如守字遣興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大字

予改隔字寄高適岑參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予改遺恨作生購太平寺泉取供十方僧香美勝
牛乳牛乳豈香美物易牛爲酥或差渾融遣意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掩字不如漏字江亭水流
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在
字不如淡字寂寂不如浩浩送嚴公入朝四海猶
多難中原憶舊臣猶字不如傷字送梓州李使君
老思筇竹杖歸要錦衾眠杖字固作虛字看然何
不易作倚字或拄字要字亦當改作憶字客夜入

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入字不如敝字冬狩行喜
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爲我不如願爲
閬山歌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字
不如未字寄司馬山人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有時予改作暗山別常徵君白髮少新洗寒衣寬
總長總字不如更字懷錦水居止層軒皆面水老
樹飽經霜予欲以饒字易皆字八哀詩寂寞想土
階未遑等箕穎注土階堯也予謂堯德之可想者

多矣土階何足槩堯何不曰想欽明且等字何不
作友侶效慕字此非故爲新奇也蓋耄荒而致生
硬耳園人送瓜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共字不
如分字晚晴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落字與飛
字畢竟犯重不如作澹餘飛秋日夔府咏懷峽東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排字不如摩字草閣魚龍迴
未夜星月動秋山迴字不如吟字又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吾謂本意

當是塵鏡元開匣總是元字不清吾欲易作塵鏡
初開匣天池詩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纒通馬字不
如人字向夕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近字不如
獨字行次古城店白屋花開裡孤城麥秀邊裡字
不如際字樓上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身字不
如生字人有問予者曰詩至杜甫止矣子反爲之
改易耶予笑而不荅他詩予皆有改者舉此可槩
其凡也

聯句

聯句始于栢梁至韓孟而大暢城南一題至盡八庚部韻固為難矣然末篇多蹇語蓋前人不肯留韻為後人地故後韻愈少則語愈難其勢然也聯句詩必終篇後再為通融改易部位次序始可成章率爾成之不能善也吾觀高啟張憲觀舞劍聯句無字不工無語不敵且起止次第規格天然此必既成後復加改竄乃能如是謂為初藁吾不信

也詩錄如後晚陌息鳴鑣

憲

秋城起嚴柝登堂欣

有會

啟

顧座歎無樂豪賓奉觴壽

憲

壯士掉箭作

韻生颺拂鐔

啟

文綴星輝鏘拭土色總動

憲

映火

光轉燦寒瀉走澗泉

啟

明懸溜簷澤徒誇刀瑩膏

憲

謾詫七滓藥腥疑人血乾

啟

威攝鬼踪鏢雄聞

莊子說

憲

醉想王郎斫聯翩倏鴻騫

啟

奮迅仍雀

躍來如龍出淵

憲

去若蛇赴壑疾驚雷破山

啟

怒

訝風捲漠初馳帆縱張

憲

忽注弩弛曠陰陽變開

闔啟 潮汐隨進卻高部赴節同憲 奇形分狀各斜

迴象翼蔽啟 曲踊肖拏攫歛驚西方帝憲 凜怖東

海若屋翻影紛綸啟 地殷勢揮霍亂思突騎奔憲

低見饑隼掠旁分萬夫斷啟 前拉千槍拓出堪劫

齊壇憲 立可當蜀閣澤聞蛇姬啼啟 路遇猿翁博

斬關豁然判憲 擊柱鏗爾著陸疑濤涌床啟 宵駭

虹闔幕警棲已翻翻憲 墜稿俄索索顛旭曾悟書

啟 俠軻記爭博目花匪酒酒憲 膚粟似裘薄忠義

氣盡張啟 奸邪膽俱落不從玉玦計憲 欲定銅臺

約未數大娘強啟 終勝處女弱季路袖手欽憲 裴

旻汗顏忤疾視誰敢當啟 不成我慙學勇夫怒生

癭憲 恐僕戰成瘡功收刺虎奇啟 志感聞鷄惡暫

停月徘徊憲 既罷天寂寞崆峒詎必倚啟 氛稜衍

可廓馘妖正思今憲 斷佞猶慕昨會合固有期啟

死生良欲託寧憂武庫災憲 但俟凶門鑿慷慨勿

悲歌啟 淋漓且斟酌憲

步檐

楊用脩辨杜詩步蟾倚杖看牛斗蟾是檐字俗誤
作蟾引楚辭大招司馬相如賦陸倕鍾山詩沈氏
滿願詩援證甚博今觀其詩曰露下天高秋水清
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
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予謂此詩山中作耶
抑舟中作耶用脩未嘗言及也此而弗究何喪不

能三年而總功是問乎據步檐字洵非舟中作矣
獨何以處夫孤帆宿之句豈帆字亦如蟾字之譌
耶乃踈燈言於水則宜於山則不宜如江楓漁火
對愁眠是也又似非悞然帆當暮則收無張帆而
宿者又似有悞抑子美淵博帆字或有別解非舟
中之帆耶惜無能起用脩而質之或曰此詩蓋在
山中而下見河船燈火而作也予謂山若濱河而
爲泊舟之所是今之所謂埠頭矣此而謂之空山

雲谷卧餘
獨夜不但不合意尤傷雅存疑可也不得曲徇而
爲之說

雲谷卧餘卷三終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舊唐書

容齋論陶風語

奠雁

孝慧鷺

改火

隸書

鳥聊山碑

仙家歲月

晉不急君

左傳文累

佛狼機

坎離義相對

狼筋

攢喪

宋代攢宮

天語亭

雲谷卧餘卷四

古歛張習孔著

舊唐書

舊唐書石晉時劉昫撰五代捨攘文氣卑弱是以
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重修之以歐陽文忠宋景
文領其事當時稱其闕博精奧度越諸子故朝野
尊信迄于後世而昫書遂廢然予考昫守司空當
晉末帝其時國步阡危官守遷易非無事時也未

幾而晉亡昫乃能于數年之間勒成鉅編雖文采少遜于歐宋以視兩公之從容裁鍊成于十七年之久尤爲難事矣由此言之謂昫才實優于歐宋豈爲過歟至于詔令所載一代王章備焉新書盡爲刊削轉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爲美至使朝廷典故藩鎮情形有雜見于詔令者多所遺漏固不若昫書之爲愈也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其亦以詔令之不當省乎五代史昫傳不載修

唐書事文徵仲疑其書出于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之故無稱焉予謂不然或者歐陽旣成新史遂不欲舊書之復聞於世故略之未可知也不然傳於昫任唐時固紀其監脩國史矣昫一生事業無大於唐書者何一紀而一略也廿一史旣列齊梁魏周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史事貴備不妨重出沓見也今蓋並收舊唐書稱爲廿二史不亦可乎

容齋論幽風語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洪容齋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復不然吾謂文潛之說固悞而容齋乃指爲農夫出入之時則并

文理亦不通矣章首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則自六月而下皆承莎雞而言何嘗不道破耶至于上有莎雞下有蟋蟀中間三句乃爲農民則真所謂不道破矣揆之上下文氣豈其然乎

奠雁

白虎通曰贄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贄不用死故詩云雍雍鳴雁言雁

生而後德具也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旣以士而用大夫公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雁禮耳若謂始親迎遽預料將來如孤雁永不再偶可謂祥乎予謂焦說不預期以不祥善矣其謂婿見婦翁用大夫禮非也昏禮賓見主人亦執雁豈亦用大夫禮乎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篡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昔謂鶩爲家雁又爲舒雁以理推之是鵝何疑若然則順時南北之說猶爲無當矧不再偶之云哉然則用鶩何取愚意贄用禽鳥而家禽之大者惟鵝用大禽致敬也鶩不食腥羽毛純白或者取其仁與潔歟記此質諸明者

孝慧鷲

予觀寰海記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鷲抱雛成剝腸出而死其雛仰天號切唧唧艸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沈氏埋之名孝鷲塚又兩京記載淨影寺僧慧遠養一鵝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唳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若說他事鳴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慧遠卒二事

雖出稗官然鷲性視他禽實馴善則昏禮取此理較爲長

改火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嘗聞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相續火色變青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師曠食飯知爲勞薪且炙酒煮藥石炭木炭及文武火性各不同其明驗矣人知宿水致疾故汲新泉而不知改火

特憚煩耳觀宰我之言是春秋尚行之也不知廢
自何時縱民俗不能頓返而尚食天庖當依周制
卽無論順時補燮亦師古之一端也

隸書

古所謂隸書卽今之真書也今所謂隸書則古之
八分書也秦時衡石程書文字日繁不能作篆之
圓體故變古法而成轉折稜角之形然猶存篆體
八分故謂之八分書未幾卽變爲今之真書矣以

其爲官府徒隸之用故曰隸書然獨施於案牘名
法耳至如泰山繹山等碑則仍用篆至漢章帝朝
并許草書行於官府然其名楷曰楷隸真曰真隸
草曰草隸不離徒隸之名亦以明篆文之爲正耳
嘗攷東魏大覺寺碑陰題云銀青光祿大夫臣韓
毅隸書其字正今之真書也故庾肩吾及張懷瓘
六體書論皆以隸爲真書自歐陽集古錄以八分
爲隸世遂舉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而別今書爲

真書此實悞也千文云杜彙鍾隸杜度善草書故
曰杜彙鍾指鍾繇今繇書皆真文非八分也此又
可爲隸卽爲真之証

烏聊山碑

烏聊山在吾郡城內一名駐蹕山舊傳明高帝嘗
駐此故云山有廟祀越國汪公華廟正中墜一石
橫濶丈許而高止三尺欵類卧碑刻榜其上云皇
帝聖旨江南等處行中書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

福佑一方載諸祀典本省大軍克復城池神兵助
順累著威靈厥功顯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
於天興翼祠祀外據祖廟殿庭省令行出榜曉諭
禁約諸色頭目官軍人等毋得於內安歇損壞屋
宇斫伐樹木拴繫馬匹牧養生畜非理作踐以致
褻瀆神明如有似此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痛行
斷罪仍責賠償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四年
七月 日 寶押 碑文皆正楷惟龍鳳四年月日作

篆書而七月之七又作真書按至正乙未韓林兒
建國號宋紀元龍鳳丁酉七月胡太海取徽州改
爲興元府此龍鳳三年也至次年始有是榜郡人
不詳閱年月篆文至今以皇帝爲明大祖卽知者
亦不鮮年月用篆文之故疑是都人借皇帝聖旨
字以隆重廟祀而又嫌龍鳳之非真帝故以篆文
亂之一日偶憇廟中詢之主僧元榜見存取視之
紙色昏澁璽印髣髴莫辨真三百年物也其年號
乃是板印篆文而空其月上一字俾臨時填寫故
作真書而碑刻遂依其制時林兒分兵西略關陝
東下青齊而江南之事則委之明祖故頒給空榜
與諸帥得便宜行事耳林兒草竊一時建國凡十
二年遺制鮮有存者而此碑以神故乃歷代不廢
亦天幸矣

仙家歲月

世傳得仙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若然縱使

活一萬年僅得七十日耳人亦何樂而求仙哉列
仙傳又謂仙家一日是人世一年以此計之則萬
年者亦當未滿三十歲視顏回猶爲夭促矣况如
鍾離藍呂輩迄今猶未及萬年也

晉不惡君

春秋成公九年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謀之日我
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示晉不惡君也明年
鄭伯歸按春秋時已有此等計畫漢高本此故歸

太公宋高遠此故下二聖

左傳文累

左氏之文每有數言居要辭簡意自足稱佳絕乃
於下復綴以演說轉令人厭如齊侯將納鄭太子
貳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
不可乎辭意已足而下多子不好父一段轉贅秦
用孟明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
不可當也下語俱贅可刪史駢不報賈季曰夫子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下贅介
人之寵一段季文子出首僕曰見無禮於君者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自名言下之演說轉繁瑣可
厭季孫患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盜下復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何繁複如是范宣子囚叔向人皆擬樂王鮒
能救之叔向日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下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三語何益
子產諫范宣子重幣曰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浚浚也辭爽意切下之衍說
轉迂泛晏子不受邑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語極透徹何必再贅且夫富一段
叔向稱子產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如此而止何等古階號之會祁午請趙
文子戒楚對曰武將以信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穠是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
不爲人下吾未能也下語之繁衍皆贅晏子諷景
公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卽此已足多
贅何爲韓宣子適楚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
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柰何效辟二語
極簡明又贅詩書兩段反似瀆聽子產距韓宣子

請環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下復贅曰大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亦是蛇足齊侯與晏子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絕妙名言刪去爽鳩氏以
下豈不更涵蓄有味他如楚夫人鄧曼對君曰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三句卽上文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三句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已者止也爲文者固妙於能行尤妙於能止

佛狼機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舶二直至廣城懷遠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

衛龜名僕句也

坎離義相對

離卦從來作附麗解看卦義太陋坎離陰陽之正性附麗有何深旨聖人乃爲立一卦乎愚謂麗字當作光燦鮮明之解蓋坎水則陷離火則明此最顯而可據者况彖象六爻只有明義絕無附義作附麗者不知何據序卦陷必有所麗謂險陷之極必復爲光明其理甚大作附麗淺矣彖傳若曰離

者燦麗之義也燦麗而不本於貞恐爲過明之察
今觀日月必燦麗於天有大德爲之敦也百穀草
木必燦麗乎土有厚德爲之蓄也人之重明燦麗
亦必原於道德之正則文明之化成矣麗乎正而
化成則貞而亨矣何以又曰畜牝牛蓋二以柔德
爲明而出之以中正之道也夫離麗之明疑於英
察乃二以柔爲明且其明也不明以偏私而明乎
中正皆順道也是以畜牝牛吉象辭無論已六爻

黃離以中爲明也其離明不久也離王公者明乎
王公之道也附麗之義從何插入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承欲買
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
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
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
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螭兩頭光帶黃

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
慄動有一女奴臉唇觸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
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
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然中載有南
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書或
成于宋代歟

攢喪

堪輿之書自郭璞葬經外毋慮克棟然皆論葬法
未有言攢厝者今葬事日增而吉地日少不得已
皆權攢以需之不知始自何時嘗考宋史紹興十
二年徽宗梓宮還自金禮官程敦厚上言仍攢宮
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
若忘本國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
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
用明德故事權攢從之于是攢于昭慈皇后攢宮
西北五十步昭慈者哲宗孟后也紹興元年四月

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塋園陵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攢宮攢厝之法蓋盛于此時然檀弓記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後問知其父始得合塋于防則先之殯亦是淺攢其來也久矣

宋代攢宮

宋太宗明德后崩于真宗景德元年三月詳定園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本年九月權攢于沙臺

至二年十月十五日帝始詣攢宮發引二十九日塋畢掩皇堂是先攢而後塋矣至南宋高宗攢永思陵孝宗攢永平陵哲宗孟后攢上亭鄉徽宗韋后攢永祐陵高宗吳后攢永思陵孝宗吳后攢永阜陵而史不紀其塋日是皆未塋也光寧理度諸帝有陵名而不言攢塋然則楊璉真伽發諸陵取寶藏豈以在淺土而易爲賊乎

天語亭

今郡邑廳事前皆有小碑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覆以亭曰天語亭而不
知其出於蜀王孟昶昶嘗爲誥頒諸邑云朕念
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
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爲爾戒體朕深思宋

太宗摘其中四語以賜郡國立于廳事之南遂爲
今制

雲谷臥餘卷四

終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梁元隋煬詩

貨殖傳之誣

口號

遠交近攻

馮煖三窟

孟嘗君

和頭

聽言之難

陶潛種秫

優孟象孫叔敖

北魏耻飲茗

符堅喜佞

李太白三帖

范睢進言之難

蘇澤

張巧說魯

玄宗不知兵

神女賦

蘓秦說齊

王斗

重剛不中

懷春詩疑非二南

雲谷詩集
范史傳酷吏之失

陳軫虵足之言

公孫開說楚

蘇代諫孟嘗入秦

雲谷卧餘卷五

古歛張習孔著

梁元隋煬詩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隋煬帝詩
有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王元美稱爲絕
唱佳境吾謂梁帝依字尚不妥至於寒鴉千萬點
猶近粗氣似不如改作三四點爲有景蓋鴉以點
言只可云三四若千萬則一片黑蔽於點字不相

宜且與下句亦不稱也

貨殖傳之誣

太史公書昔人訾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此固其大端也然猶有誣誕不經者如貨殖傳稱子貢之富乃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夫以孔子大聖其至是邦而聞政自以至德感人豈藉子貢之勢乎甚矣其言之陋也

口號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

遠交近攻

范雎策秦其指在遠交而近攻謂韓魏爲天下之樞故以攻齊爲失計則所攻者當在韓魏矣然而語未終席聞王之欲親魏則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不可則削地而賂之再不可然後舉兵伐之使韓魏可親遂將近交而遠攻乎非也睢所謂事與賂者皆攻也彼蓋知魏之木彊必狃秦而肆其慢故欲先順而後伐之使彼之莫可解耳其所以收魏者豈頃刻忘乎而鮑彪之注訾其矯辭非知睢者矣

馮煖三窟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鑿三窟史記不載此語此太

史公有識也煖之游說梁齊使交聘孟嘗不過蘓代爲甘茂之計固戰國通智也其立廟於薛則前此靖郭君已行之矣此二事何足以弭患乃曰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賴三窟之計乎孟嘗據薛擅強擁衆自同於諸侯閔王之弑孟嘗與焉齊之不廢孟嘗勢不可力不足耳非以其昔嘗致梁聘與有先王之廟也使齊能墮薛殺文而奉先王之廟何害於義而顧忌此歟固知三窟之說妄也

孟嘗君

戰國四公子信陵救亡趙強弱魏春申諫秦以紓國難忘死以出太子此數事義最高雖有他敗行不相掩也平原錄錄無奇然亦未有顯惡所最無行者獨孟嘗君田文而孟嘗之名反藉甚於後世不可解也孟嘗世受國恩乃陰勸穰侯伐齊而許以所得於齊者賄之又下齊相魏卽西會秦趙助燕以覆宗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信陵春申共肯

爲此乎至於舍人淫其夫人反以爲人之常情而弗禁大度不應至此其後以薛貳齊卒以不臣而孟嘗之譽無貶則以其養士市恩群口劫衆傳頌後世而莫之省也邪說之害公巧利之賊義莫此爲甚吾故著之以爲世道人心救焉

和頭

字書有脉字注棺頭也胡戈切今俗亦謂棺兩頭木爲和頭適讀戰國策有云王季歷塋於楚山之

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則和頭之名其來久矣

聽言之難

司馬錯說秦惠文伐蜀曰蜀西僻之國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以狼逐羊也取其地得其財天下不以爲暴而又有誅暴禁亂之名秦聽之國益富強燕子說齊閔伐宋曰臣聞王者必誅暴禁亂今宋王射天笞地此天下之無道伐之名則義寔則

利王何弗爲齊聽之而致卞夫二子之言一也而成敗如此聽言者將何取哉不知言無異而受言之人則異有惠文之恭儉明察故可以闢國而有功若齊閔之昏悖雖得宋祇益其疾耳是以進言者當量其君之所能苟非其人盍亦反其本矣

陶潛種秫

陶淵明傳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然歸

去來辭序則云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云仲秋豈種秫時耶若謂豫計來歲當然則妻子之固請亦大早計矣

優孟象孫叔敖

優孟象孫叔敖此必無之事孟與敖非孿子也卽抵掌談語習之歲餘不過得其語言態度耳面目聲氣豈可學而得耶敖子窮困負薪旦夕不能待孟乃需之歲餘爲此不可必之事亦迂甚矣孟旣

嘗近王此歲餘豈匿不見耶歲餘之久豈無他道而計必出於此設王見其酷顛付之嬉笑而不命以相孟其謂何楚莊英主也孟之可相與否信之久矣豈以顛敖而命以相耶故曰此必無之事也

北魏耻飲茗

飲食有癖嗜者出於凡人性習之偏如劉邕愛食痴權長孺好食人爪張懷肅好食人精鮮于叔明好食臭蟲之類此特異人恠事千萬中之一耳若

夫羔羊之美全在於皮而北人必去皮而食故韓
熙載使北北人問曰南朝何以不食剥皮羊荅曰
以南朝出綾錦耳問者大慚此猶曰資其皮以衣
耳至於茶之爲物清香美沁所謂一日不可無此
君也而王肅在魏逢高祖之意乃謂茗不中與酪
作奴浸成風尚遂與南人啜茗者相詬厲朝貴燕
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
飲焉夫不耻其不解茗味乃反以啜者爲耻此比

食棗卽其不羨橄欖者其蠢尤甚也今南茶賀北
者歲數十萬石自貴賤無不喜茶其鑒別茶品尤
精審塞外極西之人嗜茶尤甚至謂可代藥餌而
魏氏入中國百餘年竟不識清芬風味誠異事哉
苻堅喜佞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獻一石於朝李昭
德問其何所取對曰以其有赤心昭德叱曰洛水
中石豈盡及耶天水姜平子仕於苻堅堅宴群臣

雲谷山館
賦詩平子書丁字下直而不屈堅問其故荅曰屈
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按篆文
丁字原不屈平子蓋偶用古字承堅問遂回裏以
進佞耳且平子能盡所書之畫皆不屈耶堅明主
也顧惑其飾說之佞又智出昭德下矣

李太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
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
秋宇物化於斯憑欄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
極予謂此三帖皆有取於月故其致清虛恍惚如
蜃樓幻影略無實境太白人品詩品莫肖於此矣
世固不妨有此一種以洒濯塵俗䟽達拘滯若謂
人與詩皆當以此爲極恐其禍不減晉世清談也
范睢進言之難

范睢始見秦王情甚切而辭則迂故必三問不荅

以悚王志使之靜聽而徐露其衷言使王初問而
卽對以呂尚文王之說則王以爲迂泛而厭聽矣
此最可想當日事情旣稍進矣乃復引三王五霸
烏獲賁育之死蓋一腔迫切摠以交踈而不敢深
言第以一死字悚王俾知迫切之志其援古引今
非故爲饒舌也蓋畧展其辨博使知非空踈無學
者耳

蔡澤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辨之士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是以
應侯與語不終日而動其聽其才固不可及矣然
其入秦之初不過羈旅之士孰肯爲其宣言以撼
相國卽此便見作用不凡後世子昂槌碎胡琴概
亦近此

張丐說魯

魯助楚伐齊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使魯令中立

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無魯君豈如
全衆而伺其後哉楚勝齊其士卒必敝其餘兵足
以待天下齊勝楚其士卒亦敝而君以魯衆合敗
楚以併齊則楚之見德甚大矣魯乃退師張子曰
丐欲魯伺齊戰後而乘其敝其禍齊更酷矣然則
丐第能暫緩魯師以欺齊而微其賞耳後世庸醫
以輕粉治毒者其智固祖此又齊與燕戰秦使趙
擊齊齊田嬰使人說趙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

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君自爲燕束
兵爲燕取地也君何不按兵勿出齊事緩必復與
燕戰戰而勝兵罷敵趙可取唐曲逆不勝命懸於
趙則是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
於君矣此亦與張丐說魯同指皆是暴國情而釀
遠禍暫居卻敵之功耳有臣如此國安得不危哉
然揔是下莊刺虎之說有識共知未爲奇勦

玄宗不知兵

安祿山兵入陝哥舒翰堅壁以老之此萬全至計也時郭子儀李光弼屢破賊於河北賊將在洛者恟懼欲逃楊國忠疑翰圖已說帝趣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今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郭李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而上入國忠言遣中使趣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慟哭進兵遂潰若當時聽翰計持重制勝不數月賊滅矣玄宗不揣敵情輕趣冒進一敗狼狽遂貽累世戰爭之患賊雖亡而藩鎮起訖以亡唐皆此一悞基之也原其始不過由於國忠之患失而其害遂至亡國而不悟豈非萬世之鑒歟

神女賦

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甚得詩人風化

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玉
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婦人願薦枕席王幸之
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
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
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首雖極道
神女之美至其中則言神女欲就而復遠懷潔清
而不可犯于是神女但與懷王交雖見夢於襄而
未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余攷賦序夢神女者

玉也非王也何得爲聚麀之疑哉蓋六臣文選譌
玉爲王而李善注亦云王亦作玉是知其譌而未
及正也若云夢者是王則序中既述所夢之美不
應接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也且體味篇
中語意玉以夢白王王問之而玉對於義乃合曰
白曰對荀穆玉作王俱非體式矣至賦之將合而
離欲近而遠正玉自寫夢中景象故言之親切乃
爾蓋夢女者多有如此容齋乃謂發乎情止乎禮

義恐近於痴人前說夢矣

燕秦說齊

燕秦說齊曰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踊者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二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余謂臨淄固云殷富然計戶發卒二十一萬而臨淄之民盡矣以富逸之民盡籍爲兵空國而戰險哉秦之謀國不仁哉秦之度民

也

王斗

王斗見齊宣王以爲斗趨王爲好勢王趨斗爲好士其自處若甚高然斗旣曳裾王門度非無所求於王者王旣虛懷承教何爲復盛氣崛強此小人之騰口說以要君者固戰國儉夫之習氣也所以來宣王無士之誚固有以窺其微矣後以尺穀爲喻王舉五人而齊國大治此著書者之諛詞也孟

子璞玉大木之說與斗言無異未聞王有所聽受
豈能於此獨舉五人而大治哉篇首卽稱曰先生
王斗著書者或其弟子也故過稱之乃爾

重剛不中

乾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朱子謂九四非重剛
重字疑衍非也乾卦上下皆剛三四在上下之間
故皆曰重剛若曰陽爻陽位則初九獨非陽爻陽
位乎要知重剛是好字而所謂乾乾也三之能警

惕四之能審慎俱從此來

懷春詩疑非二南

野有死麕三章細玩語氣未見爲貞潔自守也首
章女先懷春以誨誘是吉士非無因而至也未章
語其舒緩而來毋驚犬吠豈拒辭乎此或他國之
詩而誤入於二南也

范史傳酷吏之失

後漢書大姓公孫丹以造宅而令子殺人旣伏法

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叫號強梗如此真不知有三尺矣郡相董宣悉收而殺之當時死丹之力猶能致宣下廷尉其勢可知宣無所懼而讀書自若且獨承其罪而不諉於書佐既得免湖陽公王蒼頭白晝殺人主庇之而與驂乘宣堅候其出當主前叱下格殺之主訴帝怒而碎首不辭及帝諭令謝主亦終不屈且死而甚貧此大賢也其治行豈在劉寵童恢下乎范曄乃傳宣於酷吏是無

倫矣大姓殺人其黨弄兵豪奴殺人貴主蔑法此豈可以優柔文教化之耶靖亂萌折強醜若宣者固有國之寶也此而謂之酷則善治者懼矣

陳軫蛇足之言

畫蛇贅足之喻乃陳軫之說楚將昭陽者其言曰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欲復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勝而不止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

然止攻齊張子曰謬哉陳軫之言乃昭陽亦非貞臣也人臣爲國豈以官無可加而遂輟其事歟戰國人心習於功利故斯言得以中之忠臣誼士聞之未有不斥其奸者也

公孫開說楚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怒將伐齊以沮之齊王有輟志公孫開爲嬰說楚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也王旣利魯宋之小而不惡

齊大何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所以弱也願王勿止王曰善因不沮齊封予初疑戰國之人何以能行其說於敵國及觀張丐魏處之言無非暴國情而釀遠禍敵之利也其言安得不讐哉如公孫開之說楚固已深中事情雖愚人亦知其當也况此時嬰已貳齊意必更有裏言輸楚楚何愛而不聽厥後襄王之世孟嘗寢強中立爲諸侯襄王愆與連和開之言旣已驗矣獨恨開有此識何

不語齊王以爲堅冰之戒顧乃以之利敵戰國人
心險譎如此

蘇代諫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進說曰淄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語子東國桃梗也降水下淄
水至流子而去漂漂者將何如今秦辟如虎口君
入之臣不知所出矣孟嘗乃止夫桃梗土偶之說
徒爲誣譖耳至於入不知出之論豈有諫者千數

而智皆不及此耶孟嘗何以皆弗聽也然則孟嘗
徒好諧譖而事理之是非利害一切懵懵者乎

雲谷隱居

七



